

有史以来最值得一看的明朝官场小说

大明首辅

官场沉浮你争我斗,权力交锋你死我活

月关◎著

能官不专,好官不庸,身为权臣,为建功立业,废寝忘食
君王如虎,同僚似狼,宦海风险,能名垂青史,万古流芳



有史以来最值得一看的明朝官场小说

大明首辅

官场沉浮你争我斗,权力交锋你死我活

月关◎著 能官不专,好官不庸,身为权臣,为建功立业,废寝忘食
君王如虎,同僚似狼,宦海风险,能名垂青史,万古流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首辅 / 月关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2

ISBN 978-7-5108-2668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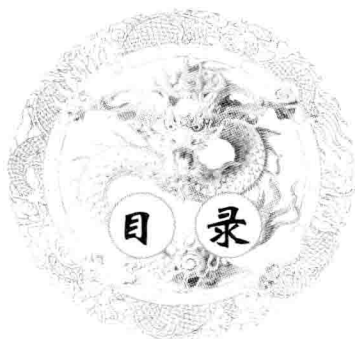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大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1242 号

大明首辅

作 者 月 关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4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668-9
定 价 3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- 第一章 小小师爷引发朝堂争斗，杨凌初尝权力禁果 / 1
- 第二章 加入太子党，这是大机遇也是大挑战 / 33
- 第三章 隐居幕后连环布局，入朝第一枪瞄准当红国舅爷 / 60
- 第四章 金殿之上李东阳杀机暗藏，势要置杨凌于死地！ / 89
- 第五章 调任神机营，不料遭遇轮番下马威！ / 121
- 第六章 釜底抽薪账本一锅端，杨凌杀伐决断举起屠刀 / 153
- 第七章 大学士们屡次刁难，陷阱算计无处不在 / 184
- 第八章 干翻杨凌这个佞臣，何愁升官发财无门路？ / 221
- 第九章 精心炮制帝陵大案，将杨凌等人一网打尽！ / 247
- 第十章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！ / 284
- 第十一章 三个尚书，一个都不能留！ / 315
- 第十二章 身负帝命组建内厂，抢班夺权直指厂公王岳 / 345

第一章 小小师爷引发朝堂争斗， 杨凌初尝权力禁果

杨凌最近感觉自己要疯了，脑袋瓜子怎么也转不过来，一个月前他还是大明王朝小小鸡鸣驿的师爷，谁知道鞑靼大军居然入侵鸡鸣驿，仅有二百多名官兵的鸡鸣驿顿时烽烟四起。锦衣卫派驻鸡鸣驿的探子马驿丞，一不小心被倒塌的城墙砸破了脑袋，混乱之下，忙得焦头烂额的鸡鸣驿县太爷一拍脑门，把一直闲置在县衙的关系户小师爷杨凌直接提拔成了驿丞，负责调派各路援军的粮草辎重，而在鸡鸣驿无人可用的锦衣卫也只能无奈地顺水推舟。

于是，杨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替了原来的马驿丞，当了个锦衣卫百户，继续探听情报。这一个月来杨凌殚尽竭虑，生怕出一丝纰漏，虽然没立什么功，但是好歹也没让鞑靼人攻进来，或许对方只满足于在外围抢掠一把就走，对于攻入鸡鸣驿并无兴趣。

入侵，升官，探听情报，调度粮草，连续的变化让杨凌一直精神紧绷，以前一直羡慕当官的威风八面，可现在轮到他，却提心吊胆夜不能寐。算了，等鞑靼人退兵，自己还是找个清闲点儿的位置，和小媳妇韩幼娘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得了。

这天，疲惫至极的杨凌刚回到驿丞署，就听小吏来报，说锦衣卫千户吴杰来了，这可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杨凌情知必有要事，当下急急赶往前厅。

驿丞的办公间外笔直地站着两个瘦削精神的年轻人，杨凌只当是吴杰的随从，也没往心里去，径直跨进门去。

吴杰一袭青袍，端然坐在椅子上，他那副正襟危坐的模样看得杨凌心里咯噔一下，莫非自己手底下负责的事出了纰漏不成？

吴杰见他进来，立即起身，见那传话的小吏跟在杨凌身后，忙道：“杨大人，请至内厅叙话！”

杨凌见了忙挥手让小吏离开，他掩好房门，惴惴不安地随着吴杰进了内室，刚想以下官之礼相见，不料吴杰一转身，刷一下拜倒在地。

“下官吴杰，拜见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同知杨凌杨大人！”

杨凌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地把吴杰扶了起来，满脸惊讶地道：“吴大人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同知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吴杰顶着一张笑脸，拱手道：“恭喜大人，提督锦衣卫张大人对杨大人的十分欣赏，已命大人进职锦衣卫同知，官升五品。下官进京办差，特奉此谕前来通知大人。”

“啊？”

杨凌被这消息弄懵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自己啥事都没干啊？怎么又升官啦！还是锦衣卫同知这么大的官！

杨凌吃吃地道：“吴大人，这个……怎么会突然调我进京为官呢？”

吴杰一听，眼泪差点儿没下来，心里暗想：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我可是世袭的锦衣卫呀，苦熬了三十年才当上千户，民间选拔逐级升迁的锦衣卫中倒也有做到这级别的，可那都是熬了一辈子，立了不少功劳的，谁知道你小子哪座祖坟冒了青烟了，我还冤得慌呢！

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来，连忙赔笑道：“下官奉了谕命，便连夜启程从京中赶来，也不知其中详情。想来尘不掩玉，大人才学出众、佼佼不群，朝廷怎么会湮没人才呢？哈哈……”

吴杰笑着，从袖中摸出一张纸来，塞到杨凌手中，说道：“大人初上

京城，买房置地、拜访同僚，定要有些花销，下官奉赠程仪千两，请大人笑纳。”

杨凌听说是千两纹银哪里敢收，吴杰正色道：“大人不必介怀，下官常年在塞外奔波，苦是苦了点，不过为了掩护身份，常与外族做些药材、皮货、盐茶的私贩生意，有锦衣卫身份的庇佑，银钱来得容易，这点薄资算不得什么，只是下官的一点心意，羞刀难入鞘，大人要是不收，下官可为难了。”

他说着不待杨凌拒绝，把银票往他袖中一塞，做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道：“下官与大人相识以来颇为投缘，大人这一进京，下官只有每年返京述职时才能去大人府上拜见了。”

唉！下官年岁大了，常年在外面奔波，腿脚已感不便，大人此番进京必受重用，届时还望大人能替下官美言几句，若是能把下官调回京去，下官愿为大人鞍前马后。”

杨凌心想：这位吴千户看来在京中并不得意，否则京中位高权重的人多的是，大可不必走我的门路，只是我这个小吏荣升锦衣卫百户，还可说是锦衣卫突然死了在鸡鸣驿常驻的探子，临时拿我充数，如今莫名其妙升为同知，未免太过诡异了。再说京师卧虎藏龙，自己这一去可是吉凶难测啊！可是他敢抗命吗？他有资格吗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看来这一趟龙潭虎穴，他不走是不行了！一咬牙，杨凌下定了决心。

吴杰这次返京就是上下活动想要调回京去，走的倒不只他一条门路，只是这些人为官多年，拉党结派，最注意朝中人事动向。杨凌年未及弱冠，竟由锦衣卫最高首脑亲自下令晋职进京，前程不可限量，如今不打好关系，将来再锦上添花还有谁在意呢？

杨凌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吴大人，我现在还挂着驿丞的身份，不需吏部调令么？我何时才可入京呢？”

吴杰怔了怔，说道：“大人，京中命我火速赶来颁发令谕印信，但对大人进京的日程倒不曾提及。哦，对了，与我同来的有两位锦衣校尉，是京里派来护送大人的，大人可以问问他们。”

杨凌收下令谕印信，两人来到外厅。吴杰打开房门把那两个年轻人唤了进来，两个人身高相仿，眸正眼清，显得十分精明干练。二人早知京城的任命，一进房就双手抱拳，单膝下跪，向杨凌施礼道：“卑职柳彪、杨一清拜见同知大人。”

杨凌还不习惯被人这样大礼参拜，连忙上前将二人扶起，细细一问，二人得到的命令是一路便装保护大人返京，面见张大人。至于返京时辰，张大人曾特意嘱咐说，近日京中将另有人马前来相迎，要他们静待便是。同时，晋升同知一事暂勿通知地方官府。

杨凌与吴杰听了面面相觑，相顾诧异。要知道，锦衣卫的身份分为三种：一种是在衙门里当差的，身份公开，是锦衣卫的核心成员；一种是像驿丞这种半公开的，人人都知道他有这么层身份，但不会点破，是锦衣卫的外围人员，这也是杨凌这么容易当上锦衣卫的原因；第三种就是吴杰这种以民间身份活动，外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的，才是锦衣卫的密探。

杨凌官至同知，入京师为官，乃是公开的身份，现在却又不许他通知地方，内中必然大有文章。京中还有专人前来迎接？这一来吴杰更料定杨凌在京中必是寻了大靠山，态度愈发恭敬。

至于那两个校尉，已划归杨凌的亲兵，二人见这位大人这般年轻也是喜悦非常。

锦衣卫中历代功臣勋卿的后人极多，都是世袭的官职，这两人却是从民间选调来的锦衣卫。这就好比人家是大学本科学历，你是中专毕业，哪怕你的工作能力比人强，升迁也会遇到重重阻隔。如今侍奉的这位大人如此年轻，前途远大，同时又和自己一样是平民系的，跟了他自然升迁的机会大增。

杨凌送走了吴杰，又安排柳彪、杨一清先在驿馆住下，想想自己如今竟已是五品大官，而且是锦衣卫，茫然之后顿生一种喜悦，他忍不住喜滋滋地直奔后院，把消息告诉幼娘。

韩幼娘听说相公要进京当官的消息，高兴得像只快乐的喜鹊。

韩幼娘的脸蛋儿红得像个红苹果一样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相公是最有出息的读书人，一定可以做大官。相公可是县里年纪最小的秀才呢……”

韩幼娘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一边翻箱倒柜，拾掇进京要带的东西。

艳阳高照，街上行人渐多，北城门忽然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，十六名全身戎装、佩着腰刀的大明禁军，护着一辆漆得锃亮的马车驶进城来。

清一色高大神骏的白马，马鞍华美，身上的卫士身穿的盔甲比起边军的服装不知精美多少倍。马车进了城一步不停，仪仗直奔驿丞署而去。

驿署内，杨凌正同柳彪、杨一清闲聊品茶，想办法从他们口中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京城和锦衣卫的消息。

这时，一个驿卒急匆匆跑进来道：“大人，有过往官员前来投书驻驾，车队马上就到了。”

杨凌听了大为奇怪，驿署虽说负有接待过往官员的责任，但这鸡鸣驿出去不远就是鞑鞑人的地盘，从无朝廷大员来。

柳彪、杨一清跟在他后边匆匆迎出门去，只见前方一辆马车沿着驿道缓缓而来，两旁各有八匹神骏的战马，马上端坐的骑士顶盔贯甲，十分威武。

看见马车上插着黄旗，柳彪立刻赶上一步，在杨凌耳边轻声道：“大人，这是京师来人了。”

杨凌微微点头，肃立门前。

马车行至杨凌面前停下，轿帘儿一掀，里边哈着腰走出一人，五十多岁，脸庞尖瘦，一身宫中太监的打扮。

十六名武士步入大厅立于两侧，手按腰刀目不斜视，老太监走到大厅正中，回过身来清咳一声，高声道：“鸡鸣县驿丞杨凌接旨！”

杨凌进退失据，一脸茫然不知所措，听说皇帝下圣旨给他，他已大为吃惊，至于接旨，他更是心中没谱。好在老太监见多了这样的臣子，圣旨又不是寻常物件，真正接过圣旨的官员有几个呀，就是在朝为官的大臣，也有不少头一次接圣旨时闹出过笑话，他微微一笑，双手捧着黄绢轻声道：“杨驿丞，跪下听宣便是！”

杨凌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连忙双膝跪地，说道：“臣……杨凌听宣。”

头一次给人下跪，杨凌心中还真有点儿不自在，算是入乡随俗吧，至少他也没有抗拒的胆量。

老太监徐徐展开黄绫，高声说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：三代之得天下也，在于得民。故民者，国之本也。古之圣人有云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……”

老太监念得摇头晃脑、抑扬顿挫。

杨凌听他念那些文言文，虽然明白其中意思，可是听着却颇为吃力。好半晌，才听他念到正题：“……是故民者，国之主也，天子代民而有天下，为君者，讲信修睦，选贤与能。当今太子，聪敏好学，闻宣府秀才杨凌，既贤且能，甚善。朕意，宣杨凌进京，任太子侍读，闻诏即刻进京，不得延误。钦此。弘治十八年二月。”

杨凌听得莫名其妙。太子侍读？不是锦衣卫同知么？

杨凌顿时明白了，难怪锦衣卫火烧屁股地跑来升他的官，原来是听说皇帝要自己担任太子侍读，锦上添花来了。

太子侍读，虽说是个六品官儿，但说白了其实就是太子的同学，一旦太子登基，这些太子最亲近最熟悉的人焉能不受重用？

自己这个驿丞本来只是锦衣卫的外围小吏，如今这一封官，便成了锦衣卫中枢的干员，一纸任命，便把未来皇帝的心腹拉到自己的阵营当中，当然不吃亏。

老太监见他茫然地跪在那儿，便低声道：“杨驿丞，还不领旨谢恩呐？”

杨凌醒过神来，忙高呼一声：“臣，领旨谢恩。”

他双手接过老太监手中的圣旨，偷眼儿一瞄，见老太监没叫自己三跪九叩的意思，便站了起来。

老太监交出圣旨，顿时便收了高高在上、睥睨众生的神态，和颜悦色地对杨凌道：“杨相公，咱家刘瑾，是太子爷身边的奴才，以后杨相公为太子侍读，咱们还要多多亲近才是呀。”

杨凌听了一个激灵，失声道：“刘瑾？你是刘瑾？”

刘公公眨了眨眼，奇怪地道：“怎么，杨相公听过咱家的名字？”

杨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。

刘瑾，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东厂大太监，就是眼前这个貌不出众的老太监？

刘瑾欢喜道：“咱家伺候太子爷，难得出一回京，知道咱家名字的人还没有几个，想不到杨相公倒听说过我。呵呵，果然是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呀。”

“杨相公，如今既已承了圣旨，我看咱们就马上启程吧。当今太子尚武，最好舞枪弄棒、行军布阵，杨相公呈给何参将的帖子，太子爷看了甚是欢喜，想着要用你的法子操练神机营呢，可别让太子爷着急了。”

刘瑾现在办差还是相当小心认真的，他现在职司钟鼓司，是内官二十四衙门中职权最小的，太子朱厚照任性好武，脾气一阵风一阵雨的，而万岁爷又极宠这个宝贝儿子，刘瑾岂敢怠慢。

杨凌只得唤来幼娘开始收拾行装。柳、杨二人对外称是杨家家仆，虽然本地驿署的人觉得奇怪，但刘公公不知杨家家境，倒也不以为意。

三辆马车行在盘山道上。山路狭窄，十六名卫士八前八后护侍着，前边是刘公公的朱漆马车，后两辆车是驿署派的，马车前竖着一根高杆儿，上书一个驿字，后边是柳彪和杨一清坐在行李车上。

在晃晃悠悠的马车上，杨凌想起刘公公说的那份他写给何参将的帖子。要说何参将还是杨凌的救命恩人，也是鸡鸣驿百姓的救命恩人。当初鸡鸣驿在鞑鞑的猛攻下危在旦夕，正是何参将带兵千里驰援打退了鞑鞑大军，保住了鸡鸣驿。然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何参将不听劝阻，硬是深入鞑鞑腹地，意图扩大战绩，全军覆没，只有他带了几个士兵逃了回来，立刻被押回了京城。

杨凌的帖子便是那时为劝阻何参将孤军深入而写下的。在帖子里，杨凌写了不应盲目深入敌人腹地的诸多原因，运用了一些他在书中看过的观点。当时他是不想看着何参将去送死，毕竟也算救过他一命。谁知那帖子竟辗转到了京师，被皇帝看到了，这才有了他这次进京之行。

韩幼娘默默地望着窗外，自幼没有和家人分开，独自去这么远的地方，前几日想着去京城，兴奋得像个孩子，这时真的离开了，心里又空落落的。

杨凌知道她心中不舍，柔声安慰道：“放心吧，等咱去了安顿下来，我想办法把岳父他们也接到京里来。”

幼娘嗯了一声，轻轻地趴在杨凌怀里，大眼睛忽闪着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杨凌轻轻抚摸着她的背，一时也是思绪万千。

太子侍读，是个什么角色呢？自己这个秀才水分太大，是父母还未过世之前，拿重金砸下来的。自己就喜欢看奇闻怪谈、地理风物一类的书籍，真要考四书五经八股文，他可是一窍不通，但愿侍读名如其实，只是陪着太子读书就好。

“卧槽马！哈哈哈哈，杨相公，你又输了。”刘瑾抚掌大笑，状极得意。

一路无事，刘瑾时常约杨凌到他车上下来下棋消磨时光，他的棋艺不甚高明，但是一发现杨凌的棋艺比他还差劲儿，居然成了棋迷，日日以蹂躏杨凌为乐。

杨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一局不算，我吃你的车你赖皮缓了一步，要不然只剩一马一炮无论如何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行不行，重来。”

刘瑾连忙挡住他的手，得意地笑道：“风度，要有风度呐杨相公。哈哈，今天我是四局三胜了。”

这未来的权奸未发迹时倒和普通人毫无二致，得意起来摇头晃脑。杨凌与他相处日久，原来的忌惮之心尽去，两人相处如同老友一般。

刘瑾说着掀开窗帘儿往外瞧了瞧，欣然道：“到了，马上就要进城了。”

杨凌听了也向窗外望去，眼见暮色苍茫，前方高大庄严的城门已在眼前。

杨凌掀开门帘儿走了出去，立在车上观看，十六名禁军侍卫开路，城守官根本不敢阻拦，车队大模大样驶进城去，刘瑾也走出来站在旁边，双

手拢在袖中笑咪咪地道：“杨相公，这便是咱大明的京师了，你看如何？”

杨凌打量着这时的北京城，整个城池虽然房屋林立，行人如织，可是除了远远近近的一些酒楼以及远处勋臣功将们的府邸，所有的房屋几乎没有超过两丈高的，眺目望去，远处日光余晖处，那片金碧辉煌的建筑自然就是皇城了。

刘瑾问道：“杨相公，可要先寻一处客栈住下？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寅时三刻，咱家在午门外引杨相公见驾。”

杨凌尚未答话，不知何时悄悄摸到跟前儿的柳彪大声道：“公子，杨老太爷已着人先赶来京城，在护国寺街买了一处宅院给公子居住，咱们是不是直接回家啊？”

杨凌和刘瑾都是一怔，刘瑾的脸色就有点儿不好看了，他原来以为杨凌是个穷驿丞，倒没动过捞他一笔的念头，可瞧这模样，杨家在鸡鸣驿还是个土财主呢，杨凌对自己一点儿表示也没有，可就有点不够意思了。中了举报个信儿的还给点赏钱呢，怎么我这给皇上报信儿的还不值钱了不成？

柳彪说着从肩上摘下一个包袱放在车上，包袱碰到车底，“吧嗒”一声，看来里边的东西着实不轻。

柳彪陪着笑道：“刘公公，这是出来时老太爷吩咐给您带的一点儿土特产，公公拿回去尝尝个鲜吧，乡下人家，小小礼物，实在不成敬意。”

刘瑾看那沉甸甸的包袱，估计至少也有二百两银子，顿时满脸喜色，转首向杨凌笑道：“杨相公可太客气了，皇宫大内什么都不缺，可这乡下土产呐，还真就不多见。呵呵呵，难得你这番心思了。”

杨凌知道必是锦衣卫做下的准备，忙赔笑道：“哪里哪里，一点儿不上台面的东西，刘公公喜欢就好。”

刘瑾眉开眼笑地道：“喜欢，喜欢，咱家就喜欢吃点儿土特产，既然杨相公已有了去处，那咱家就回大内复命了，明早儿咱家在午门外迎接杨相公。”

当下刘瑾喜滋滋地指挥车队径返皇城，杨凌的两辆马车拐向护国寺街。

杨凌回到自己车上，幼娘隐约听到一点儿，喜滋滋地抱住他的胳膊，说道：“相公，咱家在京师有房子了么？”

一路上，小姑娘自有一番心思，琢磨着夫君现在是五品的锦衣卫官员，又是太子爷身边的侍读，自己言行之间可不能有所逾矩，给相公丢了脸面，她听说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出门儿都是静坐车中的，所以进了北京城，她一直端坐在车内，连轿帘子都不敢掀，现在车子走在繁华的大街上，她还不知道北京城什么样儿呢。

杨凌摸了摸她的头，说道：“嗯，想必是锦衣卫的安排。”

说完，又附在幼娘耳边道：“今儿刚刚进城，咱家不开伙了，晚上相公陪你去逛街。”

幼娘听了神色一喜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嗯嗯，幼娘还没见着北京城的样儿呢，真想去见识见识呢，要是没有相公陪着，幼娘可不敢出去。”

杨凌一听笑了，说道：“幼娘连鞦韆子都不怕，怎么倒怕逛京师的大街了？”

幼娘天真地道：“相公，你不带我出去，妇道人家哪有自己随便逛街串门儿的，叫人笑话。”

杨凌道：“你呀，咱家没那些规矩，喜欢出去就出去走走，逛逛。”

这时杨一清在外边喊道：“到家了，请公子夫人下车。”

杨凌掀开轿帘儿，只见眼前一座四合院，门前一块空地，种着两排龙爪槐，小院开着门儿，里边干干净净的，看来刚刚整修不久。

韩幼娘也跳下车，满心欢喜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家，天井里除了一口水井，中间还有一个花圃儿，左右是厢房，正前方是三间青瓦房，看起来原住家也是个殷实的小户人家，不知锦衣卫怎么盘下来的。

柳彪、杨一清把行李搬进房去，虽是刚买下不久，一应生活用具倒都齐全，省了他们不少置办采买的时间。看看天色尚早，韩幼娘喜滋滋地布置起自己的新家来，一时忙得兴高采烈，倒把上街吃饭的事儿抛到了脑后。

杨一清神色诡秘地凑到杨凌身边道：“大人，提督指挥使张大人听说

大人已经进京，要见您呢，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去？”

“啊！”杨凌霍地站了起来，锦衣卫最高首脑要见自己，他岂敢怠慢，忙和幼娘说了一声，在柳彪、杨一清的陪同下上了大街。

杨凌听柳一清二人说过，锦衣卫指挥使司衙门并不设在北京城内，而是设在天津卫，但锦衣卫要害部门北镇抚司却设在京城，因此锦衣卫提督指挥一年倒有大半时间不在天津卫，而在北京城内当差。

北镇抚司设在东安城北，紧挨着东厂大门，偌大个北京城，除了皇城，也就这地方最肃静了，街上干干净净的，像狗啃过的骨头，一个人影儿都没有。

杨凌经过“东缉事厂”，好奇地向里边望了望，不知道里边的番子、档头，还有那些厂公、督公们是不是都身怀绝技，可惜日色近暮，除了门前两个站岗的番子，什么人也看不到。再往前便是北镇抚司衙门，同一般的官衙没什么两样儿，门口立着两个大石狮子，还有锦衣卫带刀侍卫站岗。

杨凌在柳、杨二人引领下进了镇抚司衙门，进了大厅，厅上白照壁上绘着一只下山的猛虎，猛虎栩栩如生，张牙舞爪，直欲疾扑而下。

大厅内肃静雅然，柳彪、杨一清到了门口就不再进去了，另有锦衣卫军官将他请了进去，杨凌在厅中站定，正负手欣赏那只猛虎，身后一个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杨同知到了？不巧不巧，镇抚使大人带人去金陵了，下官锦衣卫千户于永，在此迎候杨大人。”

杨凌急忙转身，连声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大人……”

他一瞧，不由愣住了，眼前这人的确穿着一身锦衣卫的飞鱼服，肋下佩着绣春刀，看服饰确实是个千户。

可是这人金发蓝眼、鼻梁高挺，皮肤白得出奇，竟是个欧洲人。

这个叫于永的千户见杨凌发怔，笑嘻嘻地用一口京腔说道：“下官于永，大人方到京城，改日下官再设宴延请大人。呵呵呵，以后和大人同朝为官，还望大人多多提携呀。对了，提督大人等您半天了，请随下官来，先去见过提督大人。”

杨凌拱了拱手，随着这位外籍锦衣卫绕过大厅，长廊两侧全是一间间

房间，于永领着杨凌来到一间房门前，打开房门笑吟吟地道：“大人请进。”

杨凌颌首谢过，跨进门去，只见房中巨烛悬于四壁，照得室内通明，一位身着便衣儒服的中年男子微笑着坐于案后，见他进来，放下手中书卷。

杨凌情知这人必是锦衣卫最高首领张绣张大人，连忙上前单膝下跪行礼道：“下官杨凌参见提督大人。”

张绣眯着眼打量他一番，满意地一笑道：“好，果然年少有为，杨同知坐吧，无需客气。”

杨凌偷偷打量这位张大人，张大人年约五旬，神色和气，文质彬彬，从模样上丝毫看不出权柄在握、掌人生死的气势。

门口于永拱手道：“提督大人，杨大人，下官先行告退。”说着向杨凌和善地一笑，轻轻关上了房门。

张绣见杨凌神色奇怪，呵呵笑道：“于永是色目人后裔，据说老家在什么莱茵河的地方，原来还是当地的贵族。元朝大军西征时掳回上万金发碧眼的奴隶，其中就有他的祖先。如今居住在京师的像他这样的还有一千余户人家。”

杨凌这才释然，张绣似乎对杨凌颇为满意，微笑道：“杨同知一表人才，又学识出众，进了百嬉园，一定能够得到重用，甚好，甚好！”

杨凌讶道：“百嬉园？大人，这……是个什么所在？”

张绣一窒，哑然失笑道：“呵呵，是本官口误，咳咳，这个……当今太子年幼，呃……喜欢些新奇玩意儿，东宫里嘛……这个……呵呵，朝中王公大臣们常称东宫为百嬉园，本官也是一时说顺了嘴。”

杨凌汗了一把，谦虚道：“大人过誉了，下官只是一介秀才，能为太子侍读，已是惶恐，岂敢再有奢望？”

张绣微笑道：“英雄不怕出身低，何况……你可知当今太子的太傅、侍讲，均是大学士、学士出身，但是太子读书，身边从无一个侍读。如今太子偏偏喜欢了你，陛下召你进京，东宫厚爱你，陛下厚爱东宫，那便是陛下厚爱你了。明日觐见，陛下将赐你同进士出身，以后不可再以秀才

自称了。”

杨凌吃吃地道：“大人，下官愚昧，尚不知……下官一个小小的鸡鸣驿驿丞，何以上达天听，竟然得以进京侍读呢？”

张绣听了哈哈大笑，乐不可支地拍案道：“上达天听？岂止是上达天听？你虽身在僻远，但你可知如今兵部、工部、三法司衙门、内官衙门、监察院、五军都督府正在转着圈儿地打架，半个北京城的官儿都被绕进去了，全因你杨同知而起？”

杨凌听了大吃一惊，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张绣笑吟吟地道：“鞑靼王子袭我边界，涿县、赤县两路大军均有斩获，唯独怀来一路损兵折将，导致一位都司战死，监军御使叶大人也被乱军踩死。三法司奉圣谕给何参将量刑定罪，不料何参将被递解进京后，却将轻敌冒进之罪一概推到监军叶大人和刘公公身上。

“何参将是兵部荐举的将领，若是何参将被治罪，兵部自然难逃用人不明的指责，所以兵部力保何参将，指责监军不明军事、胡乱干涉，这一来都察院那班御使和内官衙门不免起了同仇敌忾之心，与兵部互相攻咬不休。”

“内官司衙门不过是一群太监，于军事上原本就没什么主意，可是刘公公回京却带了一封信回来，”张绣说到这儿，向杨凌一笑道，“便是你写给何参将那封信了。”

杨凌道：“是，下官曾有些许浅薄之见奉于何参将，却不知这信如何落到了刘公公手中。”

张绣摇头道：“个中内情，便不为我所知了。刘公公是太子身边侍候的人，他在宫中有一位好友叫张永，这位张公公颇知几分军事，见了你那封信奉为至宝，立即鼓动内官司参劾兵部，指责军中兵士战力不强、斥候能力低下、兵部统兵无方才是致败之由。

“嘿嘿，可是兵部是负责调兵任将的，日常练兵统兵是由五军都督府负责，如此一来，本来与其毫不相关的五军都督府便被如释重负的兵部给搅了进来，四个衙门开始走马灯般打起了罗圈架。”

杨凌吃吃地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下官实是料不到会发生这许多纠